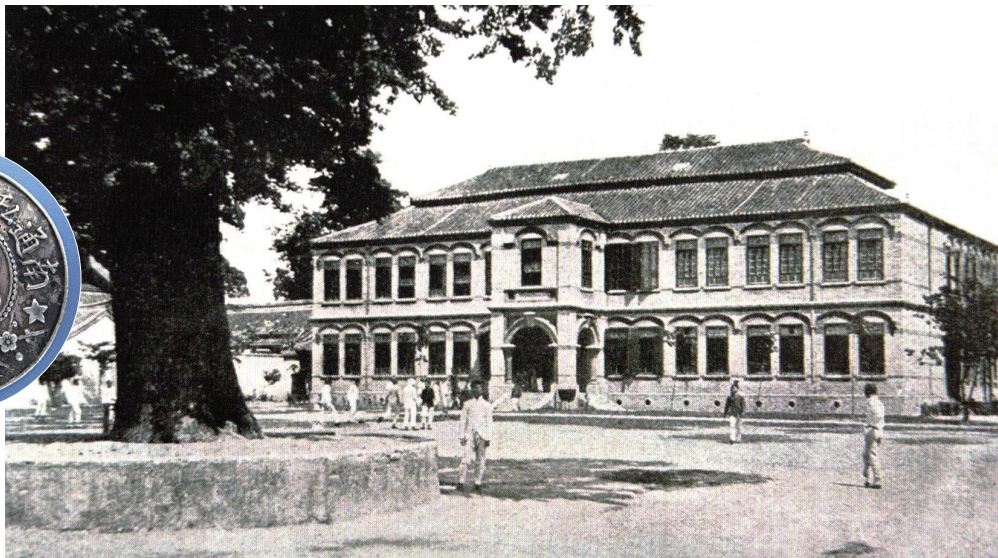


崇川
往事▲南通商中校徽(银质)
▶商校教学楼

九十年前南通商校的停办与恢复

◎羌松延

1927年5月31日晚六时,南通“各界人士三千余人,皆手执红灯,集合于通海高级商业学校操场,举行提灯会……游行毕,仍至通海高级商校操场而散”。几天后,因驻扎校内的国民革命军离去,曾短暂停课的第一代师(即通师)及省立七中(即通中)、通海商校纷纷整理好房屋器具,先后复课。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暑假过后,由张謇、张警兄弟亲手创建且办学声誉颇著的商校却忽然宣布停办。消息传来,令人错愕。

通海高级商校暂行停办

通海高级商校即前通海甲种商业学校改组,历年毕业学生服务于本、外埠实业界者颇不乏人。本年暑假后,校务忽然搁浅,其主要原因乃经常费无着。该校常年费用除学生学费外,省库年拨一千二百元,商会月拨四百元,但实际上省费已四年未发。昨日午后四时,通崇海泰总商会特召集董董特会,讨论此案,结果以日前商市凋疲,商人万难维持,该校只得暂行停办,即日结束。在校肄业各生,一律给予修业证书云。

——1927年9月3日《通通日报》

随着1926年张謇的离世,由其开创的各项事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举步维艰。按照《总商会议决案全文》的说明,由于上半年南通地方“军事空惚,商业停顿,达于极点,金融久苦呆滞,商业备极为难”“加之对外所负之积欠为数累累”,商会对下学年经费“全无把握,实属无从再事筹备开学”。于是,1927年9月2日,经通崇海泰总商会董董特会议决,“暂行停办,即日结束”,商校就此宣告解散。

另一方面,自当年5月北伐军抵通,张警总是心绪不宁。中秋(9月10日)过后,他以旧疾复发赴沪就医为名离通,但不久被定为“土豪劣绅”,继而又遭国民政府通缉,名下实业俱被宣布没收,罪名是支持孙传芳反攻龙潭,对抗国民军北伐。身处如此境地的商校校长张警,即使愿意再过问校事,想必也是有心无力了。

决定停办商校时,总商会特别会董张孝若正在病中,获知这一消息后,“张氏谓商会对于不能不筹之军事费用再四应垫,而对于培养商业人才之学校,不谋节费续办之法,而决

议停办,此举实觉失当”,言语之中对商会卖力为孙传芳筹款而没能“节费续办”商校之事颇有微词,并指“地方人士目光须看远大,举动须极慎重”,流露出不满之意。

9月6日,商校教职员推代表面见刚病愈的张孝若,“陈述商校关系南通商业人才及停办后学生失学之苦”,并“公议欲继续办理,由教职员设法筹募经费”,还表示要请张孝若出面主持。张当即予以鼓励并首肯,但此后因故而未果。

因商校停办,空置的校园曾被有关方面借用。如1927年11月,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移节来通,“择南门外商业学校原址为军部地点”,而此前“借设商校之县总工会汽车业工会及花纱布业职工会等团体”则均被迁出。次年5月,又有“县公安队一中队……移驻商校旧址”。

学校停办后,除该校教职工外,地方人士在扼腕之余也“曾经数度筹划,力图恢复,俱以经费无着,遂不果行”。最终,在县商民协会棉业分会的推动下,直到1928年6月,复校之事才有了明显进展。

为恢复商校,棉业分会向县商民协会郑重“提议续办商校事”,并列出“造就商业专门人才、得偿商人愿望、杜绝军队及机关借住”等六项理由。县商民协会认为棉业分会所提复校“理由颇有见地……经该会督促,似无推诿之可言,否则何以慰商人殷殷之望”。于是,该会随即召开常务会议讨论此事,并成立复校筹委会,又去函通崇海泰总商会,请求“察核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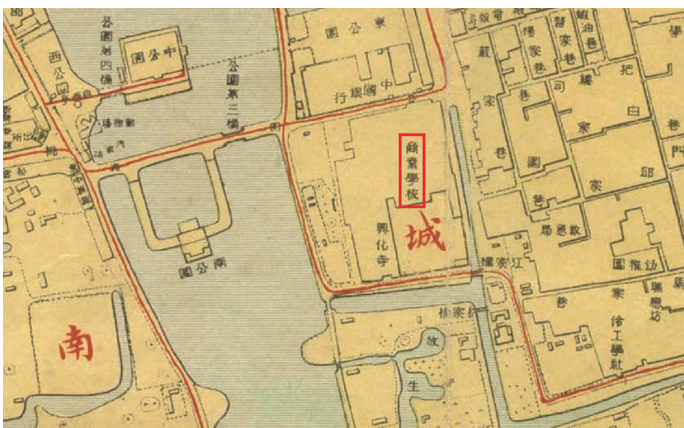
总商会接来函后,于6月10日召

开执委会,会议“决定实行续办”。为有效推进复校工作,会上又“推徐贯恂、刘叔璜、赵汉生、王翰霄、许伯明五人为筹备委员”。热心于此的俞吉人、张世一、李也中、汪剑云等人获悉后决定趁热打铁,于当月下旬又“联袂往访张君孝若”,竭力助推复校。

7月初,总商会“选定马树人等十一人为校董”。随后,新成立的校董会连日开会,讨论校产及常年经费等事项,又推定王其章为校长,并拟定了招生计划。7月10日,由徐赓起主持第五次校董会议,讨论校董会章程及筹备开办各事:重定校名为南通私立商业初级中学;附设商业补习科及店员补习班;议定收费标准。校董会还议决“请商会照拨本年上半年每月贴商校之四百元为开办费,请商会将从前以甲种商校名义报领之沙田二千亩照拨为商校之基产,又请商会将关于商校所有资产账册一并移交校董会接管”。

7月23日起,商校在《通通日报》发布招生广告,明确招生名额为“初中一年级四十五名、商业补习科五十名、店员夜班五十名”,分别为三年、一年、一年毕业。随后,于28日、29日两天完成考试,30日便公布了录取名单。在众多有识之士与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番积极筹划和充分准备,停办一年的商校终于得以恢复,如期开学。

1928年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当晚的各界提灯游行仍为“集合商校后出发”,引人注目的是,在游行队伍中,又出现了整队行进的商校学生的身影。



老地图上的商业学校

海陵
旧话

二百年前的如皋大疫

◎贺海

古人有“大疫不过三年”之说。如皋历史上有关瘟疫、疫情流行的记载不多。这与古代文人编写志书只注重文化史料挖掘,不注重经济、科技发展史料收集有关。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一些零碎的史料中看到先辈们冥冥之中有关瘟疫流行与人们抗争的记载。先人们留下的这些可贵资料,对我们今天的防疫抗疫工作也有一定参考意义。

据如皋地方文史料记载,清嘉庆庚辰至道光辛巳、壬午连续三年(1820—1822),也就是200年前,如皋痧疫大流行。痧,乃感受时令不正之气,或秽浊邪毒及饮食不洁所引起的季节性病症。又称痧气、痧胀。临床上以突然头晕,头痛,腕腹胀闷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四肢挛急,甚至昏厥,唇甲青紫,或于肘窝、腋窝、颈前两旁出现青紫痧筋为特征。常见于夏暑季节,其他季节也偶有发病。必须及时救治。治宜以逐秽、祛暑、化浊、开窍、除湿为原则。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物质,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人类遭受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有的甚至能拖上两三年都难以遏制。对人类后代影响巨大的有鼠疫、天花、霍乱、恶性疟疾、重型流感等。

清道光三年(1823),如皋名医胡杰(字云溪)著《痧疫论》一书。胡氏鉴于此次痧疫大流行,“伤人甚众”,在重刊闾中林森(字药樵)《痧疫全书》的同时,自著《痧疫论》。胡杰《痧疫论》,先是“痧”与“疫”之分论:其论“痧”,以“绞肠痧”为主(常见的痧症有热痧、寒痧、绞肠痧),绞肠痧,暑湿之邪阻遏中焦,以致气机闭塞,上下不通,突然出现上吐下泻,或欲吐不能吐,欲泻不能泻,面色苍白,四肢发冷,腹部剧烈绞痛等症,属痧症之重症。现西医称“绞肠痧”为霍乱、副霍乱、急性胃肠炎及细菌性食物中毒等。胡杰论“痧”,多引用李东垣、张景岳、吴又可诸家之说,也有部分引用扬州近代医术流派之说,指出“疫症繁多,痧乃疫中之一”。由此可知,胡杰《痧疫论》是在观察如皋痧疫流行三年之后,对有关痧症特征描述与治疗的专著。其治痧症,主张内外并治,提出不分缓急,皆宜急治,以辛通窍,以香逐秽,破瘀消积,探吐取嚏,推拿刮放,灸关元等医疗原则和医疗见解。所列外治诸法都具有临床参考采用的价值。如皋现藏之木刻本是其原版。